民族气韵、情感认同与价值传播

——论“新国风”动画的符号表意机制

◆臧金英

摘要:“新国风”动画的兴起是民族文化自信复归的表现。“新国风”动画的成功,得益于其符号表意机制的有效建构。文化符码塑造了艺术形式方面的民族气韵,元语言构成了情感方面的集体认同,符号修辞实现了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表达与传递。“新国风”动画是传承民族文化、塑造国家形象、建设文化强国的一股重要力量。

关键字:“新国风”动画 动画符 表意机制 民族文化

DOI:10.16531/j.cnki.1000-8977.2021.09.015

“新国风”动画概指大量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具有中华民族审美风格和精神内涵,且与当代流行文化及审美趣味深度融合的新兴动画形式。近年来,《京剧猫》《愚公移山》《中医故事》《大禹治水》等电视动画入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荐播出的优秀动画片名单,被众多网友誉为“国风动画经典之作”的《中国唱诗班》获得第15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综合类动画短片金奖,《连理枝》则入围2019年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奖。“新国风”动画在视听表达、精神引领、价值导向等方面为动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效益,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一、“新国风”动画的兴起顺应了时代与市场的发展需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动荡、变革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中,文化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的重要领域。

与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相比,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竞争力亟须加强,而动画这一流行文化形式正是树立民族和国家形象、介绍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族自信力的复苏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具有民族审美风貌的大众文化产品开始受到广泛的青睐,“新国风”动画即产生于这一时代潮流之中。

20世纪50至80年代,我国诞生了一批具有“国风”“国韵”以及强烈民族意识的优秀动画作品,它们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蜚声于国际,被后来者称之为“中国学派”^①。与中国学派相似,“新国风”动画也十分重视内容与表达维度的民族化,但更多地吸收了当代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和审美趣味。“新国风”动画将民族故事与民族风格置于符号体系的核心位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与转化,同时又强调符号表意机制的创新,实现传统与当代的融合,致力于以青少年群体易于理解与接受的形式,唤醒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之感。“新国风”动画既继承了20世纪“中国学派”的风采,又不断探索动画本体的表达方式,在人物

形象、画面呈现、叙事逻辑、价值表达等各方面均有创新,是新世纪我国动画产业取得巨大进步的表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新国风”动画并不同于一般而言的“中国风”动画,虽然二者均重视内容与表达维度的民族化,但前者相比后者而言更加强调对当代青少年流行文化和审美趣味的吸收与融汇。

“新国风”动画的核心受众为“90后”“00后”的新生代群体,该群体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与新媒介环境中长大,受大众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影响至深。“新国风”动画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与流行文化、网络文化相接轨,并与“国潮”亚文化紧密联系,深度契合新生代受众的自我价值感与文化认同感。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既具有民族风貌又符合当代审美特性,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新国风”动画创造出具有丰富内心甚至叛逆色彩的“圆形人物”,以符合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个性的心理与性格特征。“新国风”动画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当代符号与个性特性,还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创造出不同于以往动画作品的审美体验,引发新生代群体的广泛共鸣,顺应了时代与市场的发展需求。

二、“新国风”动画的符号表意机制

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进行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②。意义的表达基于三种不同层面的机制:符号、元语言和符号修辞。符号是符号的系统化,元语言是符号系统得以形成的文化语境,符号修辞则主要指表意符号的修辞格。就动画作品而言,符号在文本的基础层面塑造了特定的美学风貌,可谓基础表意;元语言实现了情感的传递与认同,属于中层表意;符号修辞以隐喻的方式实现了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实现深层表意。“新国风”动画正是通过这三种符号表意机制,完成了民族文化气韵、民族情感认同和民族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

(一) 塑造民族气韵——符号的基础表意

约翰·费斯克的传播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是为特定族群所共享的、有组织的符号系统,是一种约定俗成、产生意义的方式^③。符号通过特定的形

式进行表意,并由此获得群体成员的认同。“符号和惯例构成任何文化经验的核心……唯有透过共有的符号,我们才会感受并表达我们是文化中的一分子……唯有当社会成员能够借由符号的沟通进行文化参与时,文化才能真正成为生生不息的有机体。”^④“新国风”动画作品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符号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对众多民族文化符号——如人物造型、服饰、器物、场景等进行组合与编织,实现动画影像的符号化,另一方面还将众多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符号融入其中,形成传统与当代相结合的表意机制,从而塑造出富有生机的民族气韵,构成青少年观众群体的文化认同。

就动画角色的塑造而言,“新国风”动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选取具有高识别度的角色,借助富有民族气息的造型、服饰、配饰等符号,实现了动画人物形象的符号化,提高了动画人物形象的认同感与接受度。大禹是中国观众所熟知的英雄,是民族文化中艰苦奋斗、勇于奋进的符号。《大禹治水》中的大禹在造型上做了时代化的处理,如矫健的身型、立体感的面庞,符合年轻一代群体审美需求,同时“共同体命运”的主题让年轻一代群体的文化记忆得以唤醒,点燃了青少年集体性的家国情怀。《八仙过海》分别在面容、服装、道具等方面,广泛的借鉴、挪用与还原民间文化中八仙的经典造型符号。动画是视觉化的艺术,人物形象是动画的灵魂,民族文化艺术中经典角色的符号化,将唤起受众的集体情感,使广泛的社会成员借由符号的沟通进行文化参与,在不知不觉间建立受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接受。除此之外,“新国风”动画也在原创人物形象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符号元素。如《画江湖之不良人》中的服饰在形制、颜色、纹饰等方面均取自古代服饰元素,打造典型的中国造型。“新国风”动画通过将高标识度的民族文化符号组合为符号,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民族文化符号的表意还体现在对空间的整合与重塑方面。《秦时明月》中小圣贤庄的竹林,不再单是自然实景,而是作为荀子潜心修学、身负浩然正气的符号。《中华弟子规》在表现中秋诵诗的场

景时,运用动态镜头展现了传统建筑与明月的意境之美。《中国唱诗班》的系列作品《元日》表现了热闹的过年场面,该动画基于扎实的史料考察,诗意化地处理了嘉定古城建筑群落。灯笼、春联、鞭炮、灶王爷、贺年羹等年节符号在白墙黑瓦的空间中得以符码化,使得气氛浓郁的中国年跃然荧屏。与此同时,移动镜头的运用犹如卷轴画般实现了古城空间的诗意呈现,从而使观众获得了身临其境的审美感受。《中医故事》融合中药药房、中药生长地所在的山、河风景等空间符号,以水墨古韵表达了中药的艺术美。种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空间符号组成了空间的符码,为动画形象与故事提供了活动与发生的场景,共同营造出国风、国韵之美。

声音与图像是动画艺术最为重要的两种纬度。就声音符码而言,“新国风”动画运用了多种传统音乐符号并将其符码化。《河神之鼓》通过潮汕大锣鼓、潮剧等民间音乐形成独特的声音符码,创造出易于观众接受的艺术性;《京剧猫》将京剧元素与现代音乐相融使正能量贯穿全片;《醉花缘》以古筝名曲《高山流水》呼应片中的奇幻之旅;《相思》采用民族五声调式,结合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勾勒出优美绵长的古风古韵,为主角的情感故事增色不少。就图像符码而言,“新国风”动画延续了“中国学派”的水墨画传统,从镜头、景别到构图逐步完成传统艺术风格的写意造境。《阿长与〈山海经〉》中以水墨的方式表现出烟雨江南的氤氲气息;

《百鸟朝凤》的故事改编自民间经典故事,水墨化的山水构筑了中国风韵的画面;《美丽的森林》的画面参照了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和林椿的《果熟来禽图》等古典名画,动与静的结合表现出画面的韵律感。传统音乐与绘画艺术在声音与画面两种维度实现了民族文化的符码化,充分激发了观众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

(二) 建构民族情感认同——元语言的中层表意

“新国风”动画产生于传统文化元语言的框架之下,建构出属于中国文化“符号域”的意义文本。动画文本通过元语言将意义传递给受众,受众则依据熟悉的文化规约完成其解码行为。符码和元语言

是合力完成“新国风”动画文本的意义建构的。“新国风”动画的元语言指向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情感结构,是激发受众民族情感认同的文化基础。

以《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作品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元语言框架下的符码的意义表达与情感认同。其中《游子吟》歌颂了无私奉献的母爱,是中华民族母慈子孝传统亲情观的表现;《相思》以“红豆”为线索,表现了中国人内敛的爱情观;《元日》呈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悠然、恬静的心态,歌颂尊师敬长的传统美德;《夜思》则通过李白的《静夜思》表达了主人公对祖国母亲的感念,是朴素的爱国主义的体现。由此可见,其创作团队有明确的意图定点,准确地把握了文本符码与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元语言,即游子吟之于无私的母爱,相思之于内敛的爱情,元日之于师生情谊,夜思之于家国情怀,这些符码的背后均是对中华民族美好品德的发扬与歌颂。与之相似的还有“新国风”动画《识途》,以暗红的影调和哀婉的音乐表现了连枝共冢的凄美情感,其背后的元语言正是传统文化中“国大于家”的情感。

符码是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而元语言所指

部分典型“新国风”动画的符码、传统文化元语言

动画文本	民族符码的构成	传统文化元语言的表达
《中医故事》	中医、中药、名方等	中医是中国的国粹,运用平实又生动地故事展现中医文化的天人合一、中医济世救人的赤诚之心
《秦汉英雄传》	传统兵器、古风建筑、历史英雄及事件等	刻画秦汉典型的英雄形象,阐释东方文化中英雄的侠肝义胆、女性的勇毅果敢
《桃花源记》	皮影、剪纸、水墨风等	取材古文名篇,塑造水墨意境的场景,展现世外桃源宁静、美好的生活状态,源自庄子平淡闲适的思想,自由和睦、安居乐业是每个中国人的向往
《长生殿》	昆曲唱腔、小篆字幕、敦煌色系服装、唐朝蛾眉妆等	讲述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诗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中国人对天长地久的爱情共鸣

涉的东方情感结构则是符号系统形成的原因所在。

“新国风”动画除了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取材、表达传统美德与情感之外,还进行了突破陈规的大胆创新,这也正是“新国风”动画不同于“中国学派”的独特之处。《戚继光》中运用现代叙事手段,一改英雄无所不能的叙事内核,对戚继光的形象做了更人性化的处理,他既有铁血又有温情,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民族英雄形象,于无形中把心系百姓、家国大义、矢志不渝等爱国信念传达给新生代受众,从而创新实现了传统叙事中的道德教化功能。“新国风”动画的继承与创新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元语言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意义系统的更新,获得了青少年群体的广泛认同。

(三) 传播民族价值观——符号修辞的深层表意

简而言之,“价值观”即主体对于外在客观事物以及自身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的观念与信念。宏观意义上的价值观代表着该民族、国家主体的价值判断,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同时也是其国际形象得以建立的基础^⑤。特定民族或国家的价值观均有着自身独特的符号体系。动画本质是一种价值观念符号,而符号的修辞则组织了动画作品的意义之网。符号修辞作为一种功能化的表意机制,核心在于对符号文本的修饰,以促使符号的发送与接收、编码与解码更为有效地达成。常见的符号修辞格有明喻、隐喻、象征等^⑥。在“新国风”动画作品中,隐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修辞格。隐喻将文本引向不在场的意义,通过对社会文化内涵的深描达成高度开放的意义共享。譬如《元日》以贺年羹的简易来隐喻安贫乐道的处世观;《大禹治水》以忧国忧民的英雄故事隐喻万物共生、尊重自然的民族生态观;《京剧猫》融京剧元素于文本之中,传播崇美向善的价值观;《少年孟子》以孟子的成长为主线,借“孟母三迁”的故事隐喻中华民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价值观;《百鸟朝凤》《愚公移山》中勤劳、勇敢的主人公,隐喻着不畏艰难、持之以恒的民族精神;《八仙过海》以八仙成长故事,隐喻唯有努力拼搏方可实现理想的奋斗观;《丝路传奇大海图》多角度展现海上丝绸之路,隐喻中华民族勇

于开拓的海洋精神。“新国风”动画将价值观寓于动画文本中,借助符合青少年审美趣味且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形象和故事来实现价值观的传播,从而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共鸣与认同。

从民族文化符码、元语言到符号修辞,“新国风”动画表意机制不断积累和深化。此过程中,基础编码的意义预先存在于动画的符码中,经过元语言对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最终完成动画文本价值观的传播。我国的民族动画文本强调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表现与传达,仁义礼智、忠孝廉节、爱国爱家、古道热肠、文质彬彬、淡泊宁静等价值观在“新国风”动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动画力量、民族文化与文化共鸣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到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并特别指出要加强对动画片的扶持。动画片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民族文化与价值观的有力载体。打造有民族风格的动画作品、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动画美学体系,正是当今动画人的重中之重。

作为一种革新的动画艺术形式,“新国风”动画通过传统与当代的有机融合,有效地实现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古典审美精神的再生与广泛传播。民族文化符码、元语言和符号修辞,分别指向了三种表意层次。文化符码借助民族文化符号和美学符号的系统化组合,塑造了艺术形式方面的民族气韵;元语言通过符码得以产生的文化语境,引发了观众的集体文化认同,构成了情感方面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符号修辞通过隐喻的方式实现了中华民族先进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从民族文化符码到元语言再到符号修辞,“新国风”动画的意义表达与传递不断走向深化,可谓创新民族文化表意机制的典范。

“新国风”动画置民族故事为符号体系的核心

位置,聚合多种直观、通俗的民族符码,以更娴熟的创作手法嵌入身份认同,创新符号修辞策略,融入了大量当代流行文化元素,以易于受众理解与接受的符号传播和互动模式,询唤和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进而起到了缩小受众代际差异、促进观众情感凝聚的接受效果,彰显了讲好民族故事的动画力量。“新国风”动画的兴起,可谓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文化自信复归、民族自豪感增强的必然结果。它的受欢迎程度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传统文化回归的需求与追捧。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论到,中国文化是整体化的,它为中国人所共享,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的性格与气质^⑦。人是文化的载体,我们的人格与精神既来源于中国文化,又在无意中参与了文化的发展与行进,中国文化正是由此而一代代地传承和演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文化怀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了解自身所承载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责任,从事文化生产事业的“动画人”更应该如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博大精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但在当代语境中,绝对原生态式的传统文化再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过度流行化的表达则会消解传统文化的严肃性和价值感,因此,文化工作者需要有“中庸”的智慧,对优秀传统文化做适合于当代受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符号是文化的表意形式,优秀的“新国风”动画作品正是通过符号的系统化组织而形成符码,植入当代流行文化元素,通过元语境的融入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相契合,进而引发其情感共鸣,并通过符号修辞来传递具有时代价值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从而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重成功。随着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热忱不断加强,“新国风”动画必将拥有更为光明的未来。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国际传播的背景下,“新国风”动画依然带有一定的地域局限,缺乏足够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创作者在未来应具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在国际传播中考量他国受众的解码风格与解码能力,降低文化折扣,创造出更广泛场域的文化共鸣,以提升中国动画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推动我

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

注释:

①吕学武:《动画的“中国学派”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②[美]乔治·赫伯特·米德著,霍佳恒译:《心灵,自我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③[英]吉莉恩·罗斯著,王国强译:《视觉研究导论——影像的思考》,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④[美]约翰·费斯克著,张锦华译:《传播符号学理论》,远流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⑤赵小波:关于国际传播背景下动画作品价值输出的思考,《中国电视》,2018年第2期,第97页。

⑥赵毅衡: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符号修辞,《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第109—115页。

⑦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17级博士生/责编:刘原)